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游廌山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韋洪勲

游廌山集卷三

宋 游酢 撰

師語一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

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于先王

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

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常

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

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所謂言孫

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

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逺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

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葢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世之號為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孔子語葢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葢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

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為周公其衰矣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頼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

莫甚焉安在為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葢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葢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

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

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葢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

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禄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

罪特不在此區區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名畔人逆黨而名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

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

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

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身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

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

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師語二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

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

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

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為狂

在人一身念不念為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

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

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

便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别論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

功者即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黄非白

心有所存睟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師語三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

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如此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措然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即之温言厲佗人温則不厲儼然則不温惟孔子全之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智

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天下之悦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悦無害兑澤有相滋益處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

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

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地和氣十分豊

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皆木氣為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

見其心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

地同流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顔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顔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顔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庚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是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

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葢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皆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

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為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為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為治之因亂必有為亂之因

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為毋固執毋有已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為之極莫若極貴貴之

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去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

於人而已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

周此止文一事又有不從處秉殷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
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利漢尚言齊魯
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
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
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
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

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

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

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
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適用奚益哉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
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

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淺

師語四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槀秫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顔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

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茍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保民而王令之城郭不為保民

事往往急便壞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只

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

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内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淝水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

大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日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

師語五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怍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

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説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

易已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

九夷浮海之類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説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

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

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

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師訓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

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葢别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説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不若也

游鷹山集卷三

游廌山集卷四

宋 游酢 撰

論士風奏疏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

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倡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義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

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孫莘老易傳序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汚三極之道皆原于一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

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葢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

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葢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家譜後序

往酢從事於伊川程夫子之門謂儒者之道首在敦倫睦族謹書諸紳以誌不諠富哉言乎昔姬公陳詩以告孺子王必丕揚其祖德非獨紹聞衣德言亦以啓佑我後人也然而難言之矣宗族之壞每在數傳而後其間

保無一二式微世世雷同附和者或高曾皆不可問舉一勳名爛然絶無干涉之人奉以為吾祖吾祖也恥孰甚焉獨吾族不然吾族於春秋時最顯粤我先人博物洽聞顯名於諸侯澤潤生民與東里子産並傳不朽如傳稱子太叔者是也廹伯度公佐魏卓卓著功業伯始公繼起風裁高峻節烈矯然世奉為日星河嶽葢亦後先濟美者矣再傳簡之公為唐南豐令多所膏澤及於民至今廟祀不衰自時厥後本朝太平興國間簪纓朱

帝蟬聯至今巨族之稱由來尚矣酢膺祖父之休承乏
俎豆而顧使先人之澤散佚無傳焉是誰之咎哉獨不
敢少有侵假令支系混淆世次紊亂蹈雷同附和之譏
是編之葺凡醇倡其事酢用成之則惟以別其流者澄
其源庶無負乎敦倫睦族之訓也巳若謂光前人之烈
以垂裕後昆也則吾豈敢

宣義胡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澤之姓胡氏其先江南人唐末避地於建州

崇安之籍溪曾祖敏祖容皆率德不耀父罕負氣節重然諾鄉鄰有競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其一言環左右數百家終歲無訟資產本饒給羣從數數稱貸無所償以故致空匱怡然終不恨公生而聰敏蚤歲能綴文及冠試於有司不與選而益務強識下至陰陽卜筮之書無不精究親老家貧於是往來授學江浙間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退無私焉丁外艱母有末疾不復遠遊里閈教生徒晨夕歸省祁寒暑雨不移晷

每諸生饋食有鮮肥悉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為之强進而蔬食飲水躬自安之既永感晚寓江湖間而家焉歲時追慕常欲歸省墳壠子孫以年高力諫止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禄養一恨也晚以貧故不能處先廬終灑掃二恨也今雖七十筋力猶健得一歸上冢死且瞑目矣既歸表識阡原補植松檟徘徊顧瞻一慟而去行道為之惻楚以子通籍再封宣義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卒於所居之正寢子男五人二早卒安國朝奉郎

新差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學士安止安𣅀幼女二人長適宿州教授范舜舉次在室孫男女四人完貢入太學方慶歷皇祐間書籍多未刊皆手傳公為兒童時父所傳書於同鄉仙洲吳居士之家居士閱其所寫論語字體謹慎終二十篇文無誤又視瞻凝審重歎賞之有女未嫁聰睿少倫讀書能探微旨為擇對不輕許察公端慤特以妻之公既資純孝又得賢配相與竭力以事其親雖戹窮貧窶而閨門之内雍如也初安國典教

荆州數與守忤公知其性峻促使求田問舍而夫人又每誡其子曰人患無德義耳汝慎毋得以生事累其心公乃自為葺廬舍買田數頃語妻孥曰古者人有恒産故士不仰禄令之宦遊者率低徊饑廪以自負於義一招廢斥置父母妻子於飢寒愬然無念可乎居無何其子使湖外論薦隱士屬吏訴之以為所薦者黨人鄒公浩所囑而故相范公之門人也坐是除名歸而託於所葺之田廬安處無外營親舊乃知公識微而慮遠也後

朝廷復其子官總益部而涉遠道歷險塗恐難以奉安
輿將歸誠控聞又恐不知者隨而媒孽之以貽親憂躊
躇未决公察其意乃曰世間禍福非人謀所及汝自擇
於義可也卒聽其子棄官就養處約雖久訖無悔辭自
其子入官盡斥其俸餘以贍兄弟之子又取其子而教
之激其惰而揚其能必欲成就而後已臨終語安國曰
儒者特立獨行不加少以為多汝當以古人自期言訖
而逝次年庚子三月辛酉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

兆將葬來請銘銘曰

孰不為事事莫嚴於親孰不為守守莫先於身惟此兩者公得之於已而又以成其子之仁少也文詞發策上第壯也學行望隆縉紳而且惕然内省力久不息以要於古人則公之子也公誰與倫

書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

採録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内外動静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

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處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

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

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益誠心發於中暢于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

自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乗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鄂有監酒税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

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葢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

屈薀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盈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祭陳了翁文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先危而弱者警著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殉國而已不知蹈穽之横其前也阸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䤋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

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邅迴萬狀而淪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猷可以託心腹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盍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淚落橫臆尚饗

跋陳居士傳

昔揚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葢黄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沈溟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藴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于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書

五言律

餞賀方回分韻得歸字

邀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情隨綠水去目斷白鷗飛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後夜月能不重依依

歸鴈

天末驚風急江湖野思長悲鳴愁絶塞接翼冒風霜澤岸多矰弋雲間乏稻粱茫然棲息地飲啄欲何鄉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慕濠梁風

急鷹鸇迅霜殘草木黃投閒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七言律

春日山行有感

十里橋西別有天青山欲斷翠雲連園林寂寂鹿為友野服翩翩儒亦仙風詠舞雩正此日雪飄伊洛是何年追尋往事頓成夢回首春光倍黯然

游寶應寺

崒嵂三峯帶白灣誰開蘭若翠微間竹牀雲懶禪心定

草徑苔荒屐齒斑天入碧嵐成玉宇鳥飛青嶂出塵寰此中即是蘂珠境遮莫閒吟一解顔

寶應寺讀書堂成因懷明道先生

橋西積雪度新晴卜築茅堂快落成郁郁奇花鋪野趣關關好鳥和書聲春濃嵐色無邊景水淨天光徹底清記得程門窻草緑至今遐想每馳情

六言絶句

山中即景

翠靄光風世界青松緑竹人家天外飛來野鳥澗中流出桃花

七言絶句

題河清縣廨

小院閒亭長薜蘿鹿來穿徑晚經過夕陽蕭散簿書少窻裏南山明月多

水亭

清溪一曲繞朱樓荷密風稠咽斷流夾岸垂楊烟細細

小橋流水即滄洲

在頳昌寄中立

綘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却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頳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居五里橋西楊柳路至今車馬往來疎龜山末句作可能鞭馬復來無

登歸宗巖

奇冠南閩此最奇歸宗千古是誰歸至今來訪誰先至

知是曹劉先我知

誨子

三十年前宿草廬五年三第世間無門前獬豸公裳在只恐兒孫不讀書

御史游公墓誌銘　　楊時

吾友定夫既没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

明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生平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

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故所習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五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名為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

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大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名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

生覲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

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繹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

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則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官擬捄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捘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适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憖

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年譜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二月十五日午時公生於建寧府（隋立建安郡末改泉州唐建州宋初隸江南又隸兩浙尋以隸福建升建寧軍節度後升今名）建陽之長平

至和元年甲午公二歲（改元首年俱書）

嘉祐元年丙申公四歲

五年庚子公八歲善屬文人稱神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十二歲潛心孝經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十六歲與兄質夫從族父執中於家塾

三年庚戌公十八歲同葉敦禮施景明從江處中於集公山

五年壬子公二十歲預鄉薦伊川先生見之京師謂其資可與適道八月明道先生令扶溝名職學事

六年癸丑公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
八年乙卯公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元豐元年戊午公二十六歲
四年辛酉公二十九歲與楊中立謝顯道以師禮見明
道先生於潁昌録有明道先生語
五年壬戌公三十歲登黄裳榜進士
六年癸亥公三十一歲調越州蕭山尉三月長子撝生
七年甲子公三十二歲赴蕭山任

八年乙丑公三十三歲官蕭山用侍臣薦名為太學録

六月晦聞明道先生訃設位哭于寢門作行狀七月

次子擬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三十四歲官太學録改宣德郎

除博士

二年丁卯公三十五歲官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

就擬知河清縣

三年戊辰公三十六歲官河清四月三子拂生

四年己巳公三十七歲官河清是時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叅訂移守頴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

五年庚午公三十八歲任教授五月四子損生

六年辛未公三十九歲任教授

七年壬申公四十歲任教授范公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七月五子掞生

八年癸酉公四十一歲官博士偕友中立離河清以師

禮見伊川先生於洛録有伊川先生語

紹聖元年甲戌公四十二歲官博士六月六子捄生

二年乙亥公四十三歲官博士范公罷政公亦請外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十二月女生及笄適中立三子適

三年丙子公四十四歲官齊州十月丁父憂解官居制

四年丁丑公四十五歲在制葬大中升叔於寶應寺山

元符元年戊寅公四十六歲在制築草堂於鳶山之麓

著論孟雜解中庸義

二年己卯公四十七歲正月服闋再調泉州簽判築水雲寮於武夷之五曲為講論之所著易說詩二南義

三年庚辰公四十八歲赴泉州任十一月上皇即位名還為監察御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四十九歲官御史論士風

正月七子握生

崇寧元年壬午公五十歲官御史出知和州

二年癸未公五十一歲官和州

三年甲申公五十二歲官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

四年乙酉公五十三歲任鴻慶宮居太平州

五年丙戌公五十四歲仍太平

大觀元年丁亥公五十五歲仍太平

二年戊子公五十六歲仍太平

三年己丑公五十七歲仍太平

四年庚寅公五十八歲仍太平

政和元年辛卯公五十九歲仍太平兩乞再任知漢陽
軍
二年壬辰公六十歲官漢陽
三年癸巳公六十一歲官漢陽
四年甲午公六十二歲官漢陽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
點成都府長生觀
五年乙未公六十三歲仍長生觀七月丁太碩人憂解
官居制

六年丙申公六十四歲在制

七年丁酉公六十五歲十月服闋除知舒州

重和元年戊戌公六十六歲官舒州

宣和元年己亥公六十七歲官舒州移知濠州

二年庚子公六十八歲官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衢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

五年癸卯公七十一歲五月乙亥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

十二月丙午用公治命與夫人呂氏合葬於和州戰國

含山縣車轅嶺之屬楚秦歷陽縣晉歷陽郡後齊和州隋唐或歷陽郡或和州宋因之遂改名原察院嶺文靖楊公誌其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游廌山集卷四